

曾国藩全集

• 家书二

曾国藩全集

● 家书二

岳麓书社

一九八六年·湖南长沙

本册整理：邓云生
责任编辑：浩 明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5年10月第1版1986年第2次印刷
字数：500,000 印张：22.75 印数：6,901—9,900
书号：11285·56 定价：4.90 元

獲九人十一月初七日

六小左右初四日接廿八日信初五日人接卅夜信其悉一切
二十日之奇諭令余入覲者初二日之覆奏均於初三日交
寄差帶去想已收到頃又得初二日奇諭令回江督本任奈
奏明病體不能用心閱文不能見客多說既不堪為星使之望可為江督即日
高且疏恭辭余回任之說係少荃疏中微意其意余仍請以散
員留營或先開星使江督二缺而竟暫攝辦治軍亦可乞歸林
泉亦非易弟住家年餘僅次山小荃皆係至好故得優游如
處若地方大吏小有關礙則步步皆成荆棘住京養病尤易招
怨叢諍余反覆籌思仍以散員留營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
也弟開罪於軍機凡有廷寄皆不寫寄弟處概由官相轉咨

十一月初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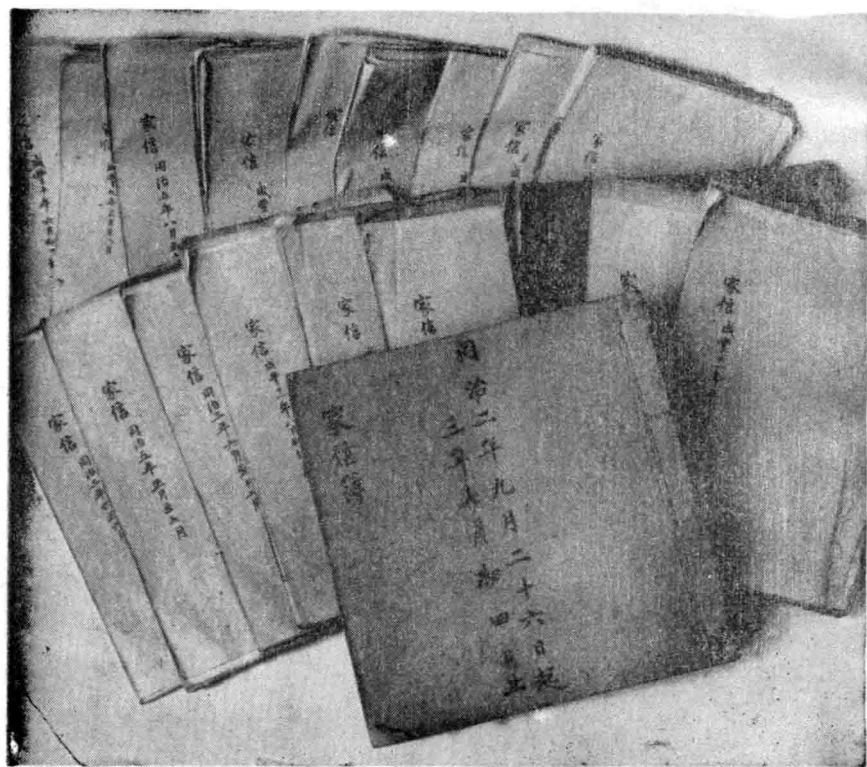
弟左右得初一日奇諭令回江督本任奈奏明病體不能
川心閱文不能見客多說既不堪為星使之望可為江督即日
高且疏恭辭余回任之說係少荃疏中微意其意余仍請以散
員留營或先開星使江督二缺而竟暫攝辦治軍亦可乞歸林
泉亦非易弟住家年餘僅次山小荃皆係至好故得優游如
處若地方大吏小有關礙則步步皆成荆棘住京養病尤易招
怨叢諍余反覆籌思仍以散員留營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
也弟開罪於軍機凡有廷寄皆不寫寄弟處概由官相轉咨

右图：曾国藩家信抄件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曾国荃（图上删节号系原件所有）（原件藏湖南图书馆）

左图：曾国藩家书光緒己卯传忠书局刻本 同治

五年十一月初七日致曾国荃



曾国藩家信簿外貌 (原件藏湖南图书馆)

同治元年

0745. 致澄弟沅弟 正月初四日

望少服补药，迅速来营。

澄、沅弟左右：

日来未接家信，颇为悬念。沅弟腹泄，何以至今不愈？若云脾虚发泻，则八九月在此办事，宏毅周到，断非元气亏损之象。即到家后，寄来各信字迹精光圆湛，亦殊非积弱者所能为。弟平日服药太多，余心以为非。此次久泻，不知所服者系属何方？恐一味偏补，而于所以致泻之原未能清其根。万篋轩病症五年，多服补剂。现在娇养太惯，动辄生疾，亦由当日致症之原未清其根也。望弟少服药饵，迅速来营，忘身报国。凡外间谤言无因而至者，余必能解之；凡险远之处，弟不愿往者，余亦不强之。但望弟早早来营。一则受恩太重，不宜久住家中；一则舫仙思归甚切，前敌今春必有战事，余甚不放心也。

徽州危急，二十六日获一大胜，已将岩寺街打开。粮运既通，当无他虑。

0746. 致沅弟

正月十四日

戒用人太滥、用财太侈之习。

沅弟左右：

接弟腊月专丁一缄，具悉一切。

弟于十九日敬办星冈公拨向事件，起行来营，月杪或可赶到。少荃准于二月杪赴镇江。弟能早十日赶到，则诸事皆妥。除程学启外，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拨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拨？渠赴镇江，即日将有悍贼寻战，新勇太多，实不放心。弟进攻巢县、和、含一带不妨稍迟，待新军训练已成，再行进兵可也。

用人太滥，用财太侈，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黄、金本属拟不于伦，黄君心地宽厚，好处甚多。而此二者，弟亦当爱而知其恶也。在安庆未虐使军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语，兄可信之。拚命报国，侧身修行。此二语，弟亦当记之。余近日平安。幼丹抚江，季高抚浙，希庵抚皖，应不至大掣肘。

0747. 谕纪泽

正月十四日

须读李、杜、韩、白、苏、黄、陆、元八家之诗及明小学。

字谕纪泽：

同治元年正月

正月十三四连接尔十二月十六、二十四两禀，又得澄叔十二月二十二一缄、尔母十六日一缄，备悉一切。

尔诗一首阅过发回。尔诗笔远胜于文笔，以后宜常常为之。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今年亦当间作二三首，与尔曹相和答，仿苏氏父子之例。尔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来丁带至营中。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尔于小学粗有所得，深用为慰。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从事戎行未能卒业，冀尔竟其绪耳。

余身体尚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积压。癣痒迄未甚愈。家中索用银钱甚多，其最要紧者，余必付回。京报在家，不知系报何喜？若节制四省，则余已两次疏辞矣。此等空空体面，岂亦有喜报耶？

葛家信一封、扁字四个付回。澄叔处此次未写信，尔将此呈阅。

涤生手示

0748. 致沅弟 正月十八日

奉旨兄弟分别拜协办大学士及浙江按察使之命。望兼程赴营筹商一切。

沅弟左右：

十七日钦奉谕旨，兄拜协办大学士之命，弟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门之内，迭被殊恩，无功无能，忝窃至此，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前奉旨赏头品顶戴，尚未谢恩，此次一并具摺叩谢。到省后，或将新营交杏南等带来，而弟坐轻舟先行，兼程赴营，筹商一切，俾少荃得以速赴上海。至要至要。少荃现有四千五百人，望弟再拨一二营与之，便可独当一路。渠所部淮扬水师，余嘱其留两营在上游归弟调遣。弟将来若另造炮船，自增水师，此二营仍退还黄、李，弟自有水师两营。其馀大处仍请杨、彭协同防剿，庶几可分可合，不伤和气。

0749. 致季弟 二月初二日

芜、繁、南、鲁四处在掌握之说难尽信。不可委滕代馨办捐务。

季弟左右：

同治元年二月

所有招降立营事宜，业经于禀内一一批明。尚有函中应复各事，条列如左：

一、芜、繁、南、鲁四处掌握之说，尚难尽信。韦志浚初降之时，亦言包打芜湖。不特降人好说大话，即投效之将官亦多好说硬话，余实厌听久矣。弟初放手办事之始，余不遏其兴致，即芜湖不克，余亦不怪也。惟言训练为有用之兵，则余未敢深信。

一、滕代馨系李营老帮办，委之署理繁昌县则可，委之办捐务则不可。盖余自八年再出，并未委员劝捐，以其费神多而获钱少也。

0750. 谕 纪 泽 二月十四日

徽州解围后敌军未再进攻。季洪收降卒三千编成四营。上海靠洋人助守尚无恙。

字谕纪泽儿：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来禀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诸凡顺遂，至以为慰。

此间军事如恒。徽州解围后贼退不远，亦未再来犯。左中丞进攻遂安，以为攻严州保衢州之计。鲍春霆顿兵青阳，近未开仗。洪叔在三山夹收降卒三千人，编成四营。沅叔初七日至汉口，十五后当可抵皖。李希帅初九日至安庆，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礼堂进攻庐州，贼坚守不出。上海屡次被贼扑犯，洋人助守，尚幸无

恙。

余身体平安。今岁间能成寐，为近年所仅见。惟圣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

今年县考在何时？鸿儿赴考，须请寅师往送。寅师父子一切盘费，皆我家供应也。共需若干，尔付信来，由营寄回。

七十侄女于归，寄去银百两、褂料一件并里裙料一件。尔所需笔墨等件付回，照单查收。

此信并呈澄叔一阅，不另具。

涤生手示

0751. 致季弟 二月二十一日

慰丧弟妇。大通不抽船厘。

季弟左右：

接家书，知季弟妇于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系外感之证。弟向来襟怀不畅，适闻此噩耗，谅必哀伤不能自遣。惟弟体亦不十分强旺，尚当达观节哀，保重身体。应否回籍一行，待沅弟至三山夹与弟熟商，再行定夺。

长江数百里内厘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厘，恐商贾裹足，有碍大局，拟不批准。荻港厘局分成为数无多，拟批令改于华阳镇分成，为数较多，弟之所得较厚，又与外江水师无交涉争利之嫌，更为妥善。

同治元年三月

诸嘱保重，至要至要。

0752. 致沅弟季弟 三月初三日

奏请抽广东厘金济苏、浙、皖、鄂之饷。

沅、季弟左右：

复奏朱侍御一疏，定于五日内拜发。请钦派大员专抽广东全省厘金，余奏派委员随同筹办，专济苏、浙、皖、鄂四省之饷。大约所得每月在二十万上下，胜于江西厘务也。此外实无可生发。计今年春夏必极穷窘，秋冬当渐优裕。

马队营制，余往年所定，今阅之，觉太宽而近于滥，如公夫、长夫之类是也。然业已久行，且姑仍之。弟新立营头，即照此办理。将来裁减，当与华字、顺字等营并裁，另行刻新章也。

上海派洋船来接少荃一军，花银至十八万两之多，可骇而亦可怜！不能不令少荃全军舟行，以顺輿情。三月之内，陆续拔行。其黄昌岐水军，则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顺风直冲下去。弟到运漕，可告昌岐来此一晤也。

0753. 致澄弟 三月初四日

近日挂念少荃新军远涉无助及担心粮路梗塞。

澄弟左右：

少荃一军，上海官绅派火轮船来接，船价至十八万两之多。可骇而亦可怜！决计由水路下去。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为危虑。祁门附近六十里之历口，闻为贼所犯，恐其直窜景德镇，梗塞粮路。此二者皆近日挂心之事，余尚平安。

口粮极缺，则到处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则皆人食人肉矣。自三月初一起设粥厂七处，以救饥民。大约每厂可活三千人，不无小补。

余身体尚健。惟公事积压多件，不克按日清厘，深以为愧。

0754. 致沅弟 三月初八日

咨鄂协解火药五万。发抽广东厘金供江浙军饷一摺。

沅弟左右：

火药即日咨请湖北协解五万，不知见许否？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求其协助，当亮其力量所能为。弟每求人，好开大口，尚不脱官场陋习。余本不敢开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应付，但略亮我之诚实耳。四十万铁究竟有着落否？此时子弹亦极少也。

韩正国、程学启初七日开行，少荃初八早开行，轮船不过三四日可抵上海。余令开字营号补皖勇改淮勇，程云必待沅帅缄谕乃敢改换。亦足见其不背本矣。

广东全省抽厘专供江浙军饷一摺，本日拜发。大约秋冬以后每月可添银二十万两，春夏则苦不堪言耳。

同治元年三月

0755. 谕纪泽 三月十四日

慰其劳并寄参银及告少荃至上海等事。

字谕纪泽儿：

三月十三日接尔二月二十四日安禀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尔至葛家送亲后，又须至浏阳送陈婿夫妇，又须赶回黄宅送亲，又须接办罗氏女喜事。今年春夏，尔在家中，比余在营更忙。然古今文人学人，莫不有家常琐事之劳其身，莫不有世态冷暖之撻其心。尔现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虽奔走烦劳，犹远胜于寒士困苦之境也。尔母咳嗽不止，其病当在肺家。兹寄去好参四钱五分、高丽参半斤，好者如试之有效，当托人到京再买也。余近久不吃丸药，每月两逢节气，服归脾汤三剂。迩来渴睡甚多，不知是好是歹。

军事平安。鲍公于初七日在铜陵获一大胜仗。少荃坐火轮船于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当陆续载去。希庵所派救颍州之兵，颍郡于初五日解围。第三女于四月二十二日于归罗家，兹寄去银二百五十两查收。馀不详，即呈澄叔一阅。此囑。

涤生手示

0756. 致沅弟

三月二十四日

闻幼丹赴广信，小泉万不可赴粤。

沅弟左右：

接陈东友、蔡东祥、周惠堂禀，知雍家镇于十九日克复。惜日内雨大，难以进兵，若跟踪继进，则裕溪口亦可得手矣。

小泉赴粤，取其不开罪于人，内端方而外圆融。今闻幼丹有出省赴广信之行，小泉万不可赴粤矣。

丁雨生笔下条畅，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愿去，恐亦不能至弟处，碍难对少荃也。南坡才大之处，人皆乐为之用。惟年岁太大，且粤湘交涉事多，亦须留南翁在湘，通一切消息。拟派鹤汀前往，鹤与劳公素相得。待大江通行后，请南翁来此商办盐务，或更妥洽。

又接弟信，知巢县、含山于一日之内克复，欣慰之至。米可以多解，子药各解三万。惟办事之手，实不可多得，容觅得好手，请赴弟处。受山不乐在希帅处，即日当赴左帅大营，亦不便挽留也。

0757. 致 沅 弟 三月二十七日

在采石矶渡江为得势，在三山渡江为失势。渡江早迟，进兵金陵早迟，则审机决定。

沅弟左右：

和城已克，大约裕溪口、西梁山两处俱难站脚。若得庐郡速下，则江北可一律肃清矣。雪琴已派水师三营进清巢湖。若弟能派四千人助围庐郡，东路多公更易得手，但须与守巢县之兵声气联络，万一有大股援贼上犯，我之局势本紧，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至弟欲亲率五千人南渡，助攻芜、鲁，则断不可。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以弟军目下论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气，下窥秣陵关，是为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是为失势。余已调鲍公全军与季弟会攻芜、鲁。弟军破西梁山后，将巢、和、西梁山三处派兵守定，即作为弟军后路根本，然后亲率七八千人由采石渡江。闻太平府城已拆，该逆毫无守御，应易收复。弟驻军太平一带，与隔江和州、西梁之兵阴相犄角。水师自裕溪口起至乌江止，联络屯扎，两岸亦易通气。如此布置，则弟军上可夹攻东梁、芜湖，下可规取金陵，似为得势。余意如此，弟再细询熟于地形者，或亲赴南岸一看，乃可定局。

其渡江之早迟，由弟自行酌度。或待庐州克后，或庐未克而

先渡，弟与多公函商行之。

至进兵金陵之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与其顿兵城下，由他处有变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盘旋作势，为一击必中之计。兄不遥制也。

0758. 致沅弟 三月二十九日

南渡之迟早，是第一要紧机宜，须熟审详思，不可造次。

沅甫九弟左右：

西梁山、玉裕口等处一律肃清，欣慰无已。调度大局，二十七日已写一信属弟斟酌，并将信中语办一公牍付去。

其南渡之迟早是第一要紧机宜，弟须熟审详思，不可造次。大约下而伪对王等在江浦、天、六，上而伪英王在庐州，均可扰弟军之后路。多公之力，足以制狗酋而有馀。只要探得江浦、扬州、天、六等城未破，弟军尽可南渡，必无后患。此等大局，余亦不敢自是，然大致尚不差也。

鲍军本拟进剿芜湖，因湖州围困，可钦可悯。无论赶救得上与否，不能不派人去救。打芜湖是急谋金陵，势也；援湖州是保救忠臣，义也。谓赵景贤。

北岸粮台，即札李少山移驻无为州。巢、含俱已委人，和州尚未委员。玉溪口、巢县、柘皋三处厘卡亦尚无人可办。平日不储才，临事难于派员。待三日内外，必将此四人派定再告耳。